

“



海南 著

倾听海的呼吸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倾听海的呼吸

海南 著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倾听海的呼吸 / 海南 著. — 长春: 吉林人民出版社, 2010.10

ISBN 978-7-206-07220-8

I. ①倾… II. ①海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03992 号

倾听海的呼吸

著 者: 海 南

责任编辑: 于二辉

装帧设计: 聂 丹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(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: 130022)

印 刷: 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 8

字 数: 220 千字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206-07220-8

版 次: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4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目录

穿行日光与夜色中

- 听牧歌远去\2
- 水乡温润的记忆\6
- 高家小院·2007奏鸣曲\9
- 与死神擦肩而过\16
- 追忆慈母\24
- 想起卡廷那片黑森林\36
- 燕子之殇\4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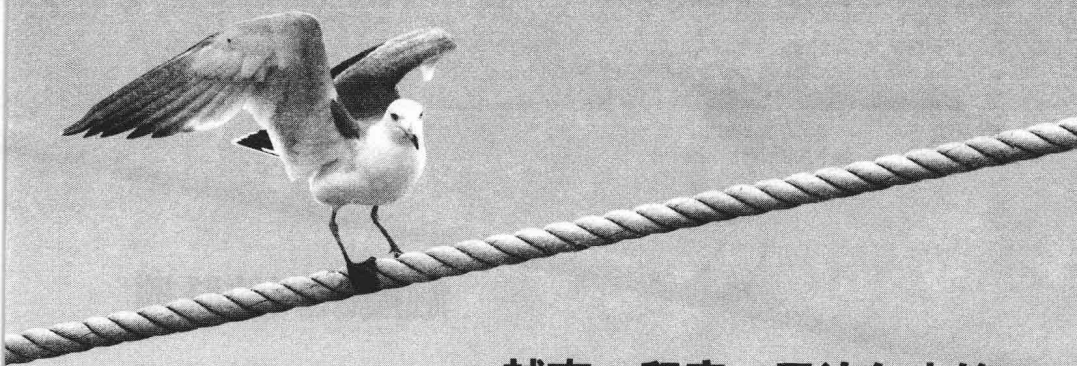
触摸欧洲的脉搏

- 迟来的梦游\47
- 快乐的欧洲人\50
- 行为艺术乞讨者\53
- 欧洲老橡树\56
- 呼吸这般清新\59
- 第三只眼睛\62
- 闯荡欧洲的华人\65
- 体验一回当穷人的苦恼\68

从地中海到尼罗河

- 2009春：踏上古文明之旅\72
- 蓝色的地中海风情\76
- 全城一片祷告声\80
- 走进七千年历史的深处\84
- 仰望134根巨型石柱\88
- 尼罗河：流淌生命的歌\92
- 叩问金字塔（之一）\96
- 叩问金字塔（之二）\100
- 叩问金字塔（之三）\104
- 在红海游了一次自由泳\108
- 三位穆斯林兄弟\112
- 大巴扎与哈利利\116





越南·印度·尼泊尔走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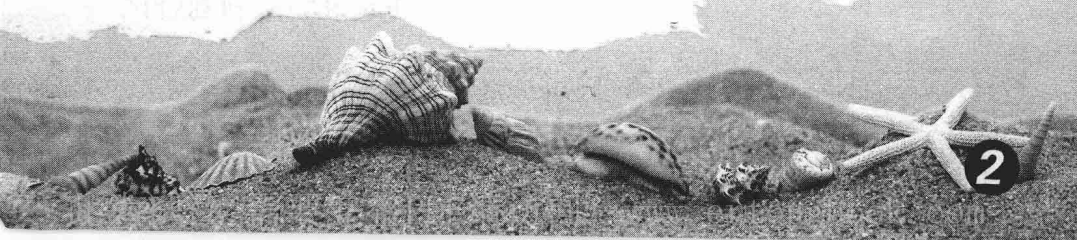
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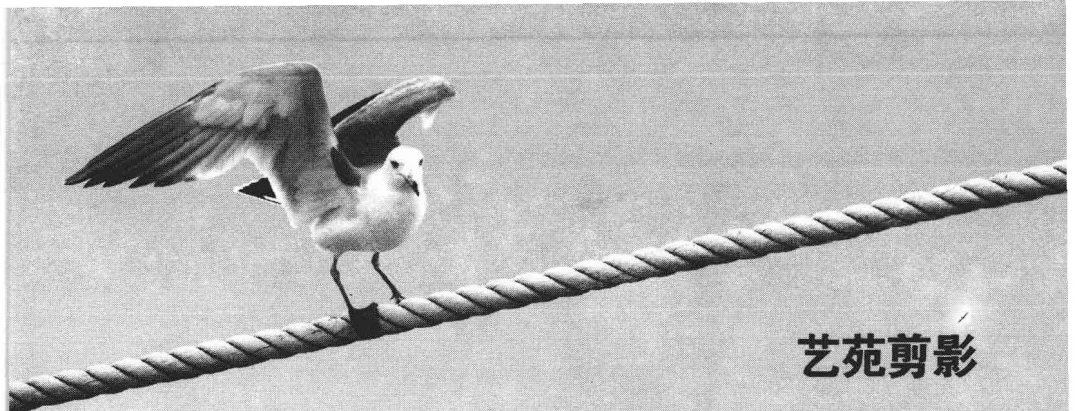
民间肖像

- 舞神——杨丽萍\121
- 拜访周海婴\125
- 青岛作家刘学江\128
- 江西女孩\130
- 想起那位黎家女\132
- 北京教授\134
- 水乡巧遇书法家\136
- 阿芬买挎包\138

人生散曲

- 伴海而居的日子\163
- 神秘的夜钓\168
- 野趣融于盈盈一水\171
- 看球琐记\174
- 男人心仪的“灰姑娘”\176
- 当马头琴响起\178
- 我爱我城\181
- 归去来兮\183
- “上帝之手”\185





艺苑剪影

女人四十踏歌行\212

砚窗风光无限\214

青弋江壮歌\216

莲花山下飘墨香\218

五彩平面的耕耘者\221

秋品陆羽茶\224

一所富有色彩的校园\227

目录

跋涉大西北

扑向黄土高原的怀抱\188

与安塞腰鼓相伴\191

想念那位陕北老汉\194

与帕瓦罗蒂比高音\196

唱歌娶了一位米脂婆姨\199

“西安事变”与西安饭庄\201

宝塔山下涌绿潮\204

耀州窑，谁向你喊“芝麻开门”\207

筑巢引凤在古城\209

苦茶斋书简

劫后余生的反思

——致上海作家胡廷楣（之一）\230

悲剧的根源不是生不逢时

——致上海作家胡廷楣（之二）\234

谁能参透棋中的玄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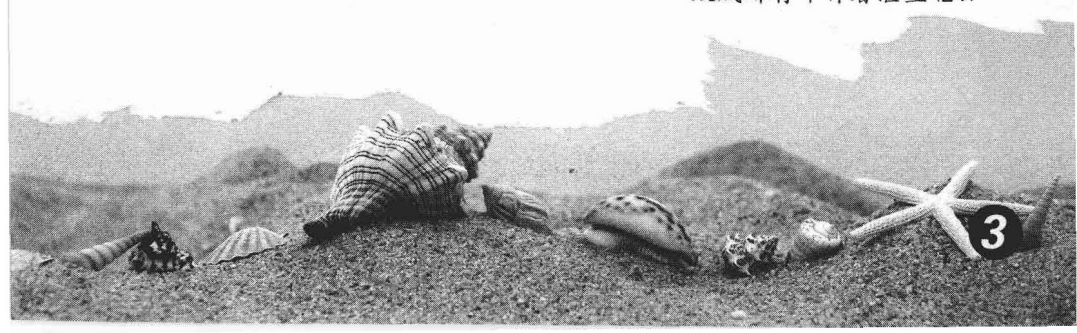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致上海作家胡廷楣（之三）\237

削尽冗繁留清瘦

——致长春作家石丁\24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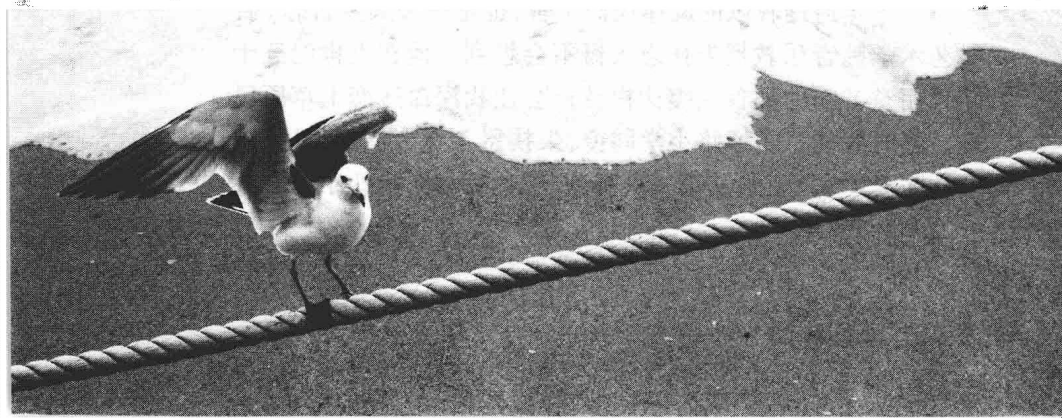
忽明忽暗的青春影像

——致成都青年作者湛星\247





穿行日光与夜色中



听牧歌远去

生活中听说过醉酒,醉茶,并非罕事,可你听说过醉歌吗?

那酒,那茶,一浊一清,乃男士喜嗜之物,猛饮而醉之,不足为怪;那歌,却视而难见,妙不可触,又怎会醉人呢。若真的听歌而醉,人生该当怎样一种境界,不啻是遇到天籁之音,将心灵净化如清风明月。

说起听歌而醉,于我已发生过多次,并非戏言。那一时刻,必独处清静一隅,将人生浮躁与嘈杂市声都关在门外,面对录音机潜心听马头琴从悠远的地平线传来,依次欣赏蒙古族四大歌王哈扎布、拉苏荣、腾格尔、扎格达苏荣充盈天地间的雄性歌唱……其时其境升自心灵深处的禅悦是无法言喻的。对我来说,那天籁之音即草原牧歌长调,它在我心中的神圣地位是任何音乐都不可替代的。或许这种情感近于偏执,但至今我也解释不清为什么会为蒙古音乐情有独钟。

几十年追逐牧歌的旋律锲而不舍,也是一种人生苦恋。吉林艺术学院音乐教授朱扶恩大概不会想到,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用童音唱的那首《嘎达梅林》会让我深深迷恋上草原民歌。当时我俩是长通路小学同窗,朱扶恩常登台演唱,是校园公认的天才歌手。自从第一次听到《嘎达梅林》,我幼小的心灵

便飞向遥远的草原，以后又聆听到马思聪的小提琴曲《牧歌》，无伴奏合唱《森吉德玛》……凡是声波中传来蒙古族音乐，必洗耳恭听到了痴迷的程度。令我十分惊异的是一个马背上的游牧民族居然拥有如此宽广、深厚、醇美的音乐，尤其是它的长调是世界声乐中独一无二的，赋有荡气回肠的艺术魅力。长调，来自古老的蒙古民族的文化宝库，它音调悠长，节奏自由，情感起伏，具有强烈的叙事特点，煽情性极强。无论到过草原和没到过草原的人，只要长调响起，你一生一世都会记住它！的确，这是一种催人泪下、瞬间俘虏心灵的音乐，你无法抗拒它的魔力。

追逐牧歌长调，我曾两次踏上草原呼吸青草的气息与马奶酒的醇香。1995年7月，一年中阳光最炽热的季节，16位作家流着汗穿行在靴子形的前郭尔罗斯原野上。那次草原采风，全程陪伴我们的是著名的蒙古族诗人苏赫巴鲁。我们脚下的查干花草场曾是苏赫巴鲁当年“流放”之地，割过野草，拾过牛粪干，茅屋油灯下写过《成吉思汗传说》……谁也不曾想到总是笑眯眯的他，双肩竟驮过那么多人生的苦难。这位惟一夺得首届世界蒙古文学大奖的中国作家，似乎知道我对蒙古音乐的喜爱，特意赠我一盒磁带《啊，前郭尔罗斯》，让我爱不释手。在几次酒会上，都听到了当地歌手助兴演唱蒙古族民谣，可惜不是正宗的草原长调，让我遗憾不已。

所幸一年后的盛夏，我终于在蒙古包里听到了原汁原味的长调，许多年的苦苦寻觅让我面对马头琴幸福地流泪。那次走得很远，来到毗邻国境线的锡林郭勒大草原——世界著名的四大天然牧场之一，占地20万平方公里，何其辽阔！如毡如毯的连天碧草逼迫你睁大眼睛，辽阔的绿野让每位来客一瞬间感受到奔涌而来的强大的生命力，在如此美丽而庄严的大自然本体面前，我们惊讶得无话可说，只是塑像般立在尺高的

青草间，默默感受远古岁月的深沉与眼前草原的纯真，让自己真正陶醉一回。

有过一回醉卧草原的经历是在西乌旗巴音高勒苏木乡，洋溢浓郁民俗民风的那达慕盛会让全国各地记者兴奋不已，锡林郭勒日报社的海·宝音陪我们在蒙古包盘腿而坐，饮马奶酒，吃手扒羊肉，与牧民交谈……听歌而醉就发生在那日黄昏，听呼德古德唱长调，她是一位年轻的孩子妈妈，牧民最喜爱的歌手，小女孩坐在她膝头上，听母亲随意地唱着一支又一支不知名的牧歌长调。没有现代音响，没有录音棚，只有一柄马头琴伴奏。记不清自己喝了多少杯马奶酒，只牢牢记住了那日黄昏在锡林郭勒草原一顶帐篷里，我听到了人世间最醇美绵长的牧歌长调。出了帐篷，迈步踉跄，我一头栽倒在草地上，醉了，真的醉了，后来的事情茫然不知。

的确听歌而醉。北中国最美的歌谣是蒙古族牧歌，牧歌的精华是长调。1996年8月我寻觅长调驻足在中国最大最美的牧场，我终于听到了一个游牧民族自历史深处升起的咏叹调。醉卧草原，那就闭上眼睛听吧，一部草原岁月，一部马背上的日升日落、游牧民族马蹄下溅着火星的历史，在你眼前折叠起来折叠成一支长调，钻进你的耳朵。长调的歌头蜷卧在耳孔里，而歌尾甩出一条我们走了一生又一生的草原小路——神奇的长调真的让我听醉了，仿佛长卧草原静静化作了一顶帐篷。

离开锡林郭勒数年，余兴未尽，一直想把长调永久留在身边，时时都可谛听。可是在长春市跑遍所有的音像门市部，居然买不到一盒用蒙语唱的长调磁带，而流行歌曲磁带倒是遍地都有。想起来哑然失笑，偌大的城市视长调为天籁之音的能有几人？不甘心便将电话打到遥远的呼和浩特市长途台，商请帮我找一个能买到牧歌磁带的朋友。这本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，如大海捞针；然心诚则灵，女接线员居然在几万部电话中

找到一位退休的蒙古族文化干部达仁沁。当我与他接通电话并说明我的心愿后，他高兴极了，不久一箱磁带寄来，当天我就迫不及待地赏听哈扎布、宝音德力格尔、德德玛、腾格尔等这些著名歌唱家的作品。尤其是“草原歌王”、周恩来侄女婿拉苏荣的长调，他对蒙古族传统牧歌特有的华彩装饰音的演唱，令人回味无穷。

痴心守住对牧歌的这份爱。我对自己说。

2001年5月 苦茶斋



水乡温润的记忆

二〇〇三年深秋时节,心绪如风扑向江南,便有了“晴空一鹤排云上”的快感。这无疑是对北方的一种逃脱,将寒烟衰草的北方远远甩在身后,一脚踏上软软的江南,整个身心都温润起来。

飞机在浦东机场落地后,已是掌灯时分。入城,在一条窄窄的里弄寻客栈住下,翌日便逃离了上海。不太喜欢巨大而华丽的都市,楼厦林立,车水马龙,市声嘈杂,人流滚滚……又能怎样?无亲切感便逃离。坐大巴经桐乡直奔乌镇——借参加首届鲁迅文化艺术节之机造访水乡,乃蓄谋多时。

又见江南,又见江南,蓝印花布在眼前拂动,阿婆茶袅袅飘香,瓦屋格窗隐约传来低低的吴侬软语,石拱桥下有乌篷船欸乃划桨声咿呀入耳……一幅江南水乡经典风貌嵌入视野。面对青砖、黛瓦、粉墙、褐檐,让人惊讶无语,那些立体的水墨丹青画中弥漫着江南民间的烟火气息。行走于忽直忽弯的条石驳岸,不经意间便捕捉到历史传承下来的一脉生气,让闯入水乡古巷的旅人睁大眼睛去认识淘米浣纱的江南,拖鞋蒲扇的江南,丝竹之声不绝于耳的江南,麦熟茧老枇杷黄的江南,当然还有昆曲不绝的江南……

近四十年间几下江南,皆在大城市落脚,虽披览繁华,追访

名胜,却总觉得缺了什么。直至今秋水乡之行才意识到,穿巡于城市水泥丛林中其实是一种肤浅之旅;当今世界缺的不是高楼大厦,而是那些蕴含着各民族深厚历史文化的建筑。走访江南,倘与亭台楼阁、榭堂坊轩擦肩而过;认识江南,却不屑留步于石埠水阁、石巷弄堂;解读江南,而不叩问茶馆酒肆、药铺米行;如此你怎能寻到江南文化的积淀,又怎会触摸到江南文化的精华?所谓结庐在入境,而无车马喧,妙不可言的江南文化其实大隐隐于市,就深藏于毫不起眼的古镇深巷、拱门廊棚,深藏于石桥河埠、书院戏台,深藏于苏州评弹与鲁镇社戏中——

真的庆幸羊年晚秋有一次水乡之行,流淌的江南给了我流淌的欢乐。

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、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认定的江南六古镇,此次我造访了四个,乌镇依旧,南浔健在,同里悠然,周庄喧哗。因行程紧凑,未能仁足西塘、角直,但这一缺憾被江苏沙溪镇弥补了,那里的明清古巷令我足足品味了原汁原味的江南水乡风情。如佳茗君须细细品,品味江南最好的方式是走进水乡古镇,走得慢一些,进入深一些,要知道那些古镇是时光堆积的民居,是一座没有围墙的民俗博物馆,是一页一页叠起的历史,掀开每一页你都嗅到来自民间质朴、本真的气息,而世界上最美好最有价值的东西无不拥有本真的痕记。是的,只有虔诚与留心的旅人才会觉察到古镇的厚重与深沉,那是历史的沉淀隐于江南柱廊翘檐下,隐于云鹤沧浪烟雨间,隐于青面布鞋叩响的条石路上。当你忘却自己是一个仅为猎奇而匆匆来去的过客,而潜心沉缅在古风未泯的水乡小巷时,一种久违的民间布衣气息如水漫来,那时你再侧耳聆听河中摇橹的阿婆大嫂们唱出的民谣俚曲,会笑得乐不可支,那时你才知道真正动听的纯朴的音乐是在民间。当你品尝过古镇的姑嫂饼、状元蹄、熏豆茶、三白酒,会心悦诚服地承认布

衣饭菜有滋有味，而奢华的日子总是不真实的。

即使六个著名水乡古镇全都看了，走了，外来的旅人也只是抓了一把江南文化的散珠落玉。江南是看不完的，因此江南文章永远也不能做完。但这无妨，凡涉足过水乡的旅人均不虚此行，因为你踏过乌镇的逢源双桥，同里的三桥，南浔的通津桥，你见过周庄的马头墙、美人靠，你拥有过古河荡舟、抚摸石臼的时光，还好奇地一一打量过古镇的浆房、烟店、染坊、银楼、钱庄、庙场、道观、丝绸店、典当行……这些都足以让你认识并喜欢上江南的水乡、桥乡、酒乡、兰乡、丝绸之乡。漫步古镇，其实是漫步在宋词的意境中，点点青苔，蓬蓬凤尾草，盈耳千年的丝竹乐……会让你情不自禁地想起李清照笔下“窗前谁种芭蕉树，阴满中庭，阴满中庭。叶叶心心，舒展有余情”。那就是江南文化，厚重与婉约兼容。这与荒莽的东北旷野是两种情调。

观望水乡，最富有诗意的经典姿式莫过于独立河埠上久久凝望小桥、流水、民居与天空的组合，那是一幅融和了人文美与田园美的水墨画，观者也会感动起来。氤氲的水汽，深沉的墨绿，缓缓流淌的河水仿佛将整个古镇托起；与之呼应的是石，石桥、石埠、石栏、石柱，无不张扬野性之状。几千年来阳刚之石与阴柔之水就这样软硬兼容，相互撞击又相互依偎。那就是水乡的男人与女人，沉实与沉静融为一体。

告别乌镇那天，雨敲瓦檐，烟雨中乌镇成了梦幻之乡，真美！有人说久住都市高楼听雨不美不纯，果然；而在水乡听雨，潇潇溅落，如玉之润，如琴之妙，分明是雨与心灵的无语交流。于是，廊棚下便留存一段温润而绵长的记忆——

忘说了，乌镇是大文学家茅盾的故乡，我当然要探望他的旧居了；出来后已是黄昏，在那间“林家铺子”的门板上郑重地敲了几下，回声竟是沉沉的。

2003年11月15日 苦茶斋

高家小院·2007奏鸣曲

若不是在黄海之滨的龙江教授村买了新居，若不是因为新居装修而寻暂时栖身之处，我是无缘住进高家小院的，也许这一辈子都没有机遇结识小院的主人高老汉。

二〇〇六年秋季携全家到山东半岛旅游，一个偶然的机会有幸得知海边龙江教授村正在建房，地段虽偏远一些但房价尚不昂贵，且周边生态环境良好，没多想便拍板购下。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很冲动，未周密考察一下。买了房总要去住人，于是第二年夏天同妻子前去装修，工程一开始我们便住进小区的公寓，仅住了两天妻子就不干了。原因是新建的公寓有装潢材料的气味，熏得她头疼；再者每晚三十元宿费，住两个月等待装修结束要支出一大笔宿费，她觉得不划算。“那就租房子去住。”她下了一道命令。

我自从退休后性格变得老实了，对这类生活琐事不屑与妇女争辩，于是便四处打听房源。后来打听到小区西边一里半地的神道村有闲房，半岛海边的农村老小居多，年轻的男女劳力纷纷外出打工谋生计，大都劳务输出韩国、日本，村里便有了闲置房。

那天上午我们兴冲冲去神道村寻一个临时的家。与村东

头杂货店的女主人交谈中得知，教授村先来的业户因为装修都来村里租过房。我问，还有好一点的闲房吗？她想了想，“有哇！你进村里找老高头，高本民，他有空房子。”我一听，高本民这名字不错，本分，房子没看先满意了三分。

顺砂石路往村里走下去，遇一伙在小广场散坐的村民便打听高本民，也巧，他们手指路旁一位推车的老汉，“他就是。”老汉长脸，黑瘦，一道道皱纹像刀刻似的，两肩落着尘土，正推一辆铁皮独轮车，一看就是终年劳作的庄稼汉。

高本民的房子在村西头，独门独院，老式的两扇院门，里面用木栓关门。小院深阔，有半个篮球场大，正南是小园有两棵枝繁叶茂的杏树和李树，西墙下是废弃的猪圈，两个水泥池积满水，杂草丛生；东面是一长形仓房，堆满玉米秸、果树枝条。院北是五间房，东面两间由于长期无人居住结满蛛网，散放着农具、杂物；中间是厨房，断烟火四年多了；西面两间可住人，但土炕尽是灰垢，北墙潮湿，白灰斑驳。似乎看出我们的神色不那么满意，高老汉实话实说：“好几年不住人了，就没收拾。有人住，有烟火，就好了。”接着又补充道：“这是我爷爷留下的老房子，一百几十年了！”说这话，一脸自豪，自见面后他第一次露出笑容。进村后，发现山东半岛海边的农舍同东北农村大不一样，屋顶高耸，坡面很陡，有点哥特式风格，好处是下雨流速快不存积水。高老汉告诉我，他们盖房用的是海草，很粘，有韧性，经久不腐，村里有好几处百多年历史的老房。我立刻想到让搞电影的朋友来神道村瞧一瞧，这一带民宅建筑饶有特色，很适合拍外景。

小院子里里外外看了一遍，租不租该表态了。妻子的意思是卫生条件太差，这让她皱起了眉头；可这清静、宽敞的院落村里是独一处了，不插间不和别人合住就少了许多干扰。凡事都没有十全十美的，妻子平衡了一番就对我点了头。

谈好租金，第二天高老汉开一辆手扶拖拉机将我们的行囊拉回小院。

我和妻子足足用了两天整治环境，打扫卫生。擦窗、除尘、铺炕、挂帘、拔草、扫院、垫土……当然还有烧炕、烧水、洗菜、做饭。那两天马不停蹄地劳作，十分辛苦，两人都蓬首垢面，累得都不愿搭话。我偶尔瞥一眼忙碌的妻子，酷似农妇，不禁哑然失笑，忽想起《天仙配》中董永与七仙女男耕女织的故事，自嘲何其相似乃尔！

经过一番改造，高家小院变得清爽多了，妻子坐在木墩上笑咪咪地打量四周，一副雨过天晴的表情，临时的家也是个家呀！

房东高老汉时常来视察，指指点点帮我们料理生活。天阴时他抱来一大捆玉米秸，嘱咐我要烧炕熏熏潮气；天热了，蚊蝇多起来，他拿来锯斧帮我们钉好纱窗、门帘。有时他老伴也来，一位很和善的农村老太太，来时从不空手，第一次抱来毛毯和褥子，说海边夜里凉，睡得不暖和可不行；以后又挎筐来，筐里有煮熟的嫩玉米、自家蒸的大馒头和腌好的咸鸭蛋。老太太话语少，只是说“吃、吃——”，这让我们十分过意不去，就到小区的超市买香肠和酒作为回报。七月初，院里的李子熟了，颜色新鲜又水灵灵的，房东真心实意让我们摘着吃，但我们只是摘少许尝个鲜，知道农民栽种的水果是要卖掉换回零花钱的，他们不容易。

晚上掌灯时，高本民偶尔也过来闲聊，盘腿上炕，卷纸烟，因为喝了酒比白天健谈。

那年他七十一岁，很瘦，胃部曾动过手术。作为土生土长的农人，他的聪明手巧在当地是有名的，什么技术活儿都会干，种麦子、种菜、编筐、磨面自不必说，还会榨花生油、修拖拉